

文章正宗

十二

文章正宗復刻卷第十九

叙事

叙隱桓嫡庶本末

左傳下同

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

孟子卒

無諡也。夫死繼室不得從夫諡。

以聲子生隱公

聲諡也。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

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

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

婦人謂嫁曰歸。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

嫁之。生桓公而惠公薨。

言歸魯而生男。惠公是以隱公於魯。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

立而奉之。

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桓尚少。是以立為太子。帥國人奉之。

呂成公曰。隱桓皆非嫡。隱為庶長當立。讓桓非正也。

文章正宗卷第十九 叙事

叙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

出段

奔共。故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

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

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

虢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修德。

鄭滅之。恐段復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公順姜請使段居京。

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衆臣。京。鄭邑。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祭仲

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

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

城之一。三分國一。

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

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

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

自斃。子姑待之。旣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兩

屬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子呂欲與大叔

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

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

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爲己邑至於廩延。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子封曰。可矣。

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

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

日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

乘。日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

二百乘以伐京。

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京叛大叔段。段入

於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

於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

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爲之所。

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

遂寘姜氏於城

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而悔之，潁考叔爲

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

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

食而不啜羹，欲以發問也。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

繫，語助。

潁考叔曰：

「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

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人而賦大隧
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
爲母子如初君子曰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之於初
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
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
今說詩者同他皆放此○呂成公曰左氏序鄭莊公之
事極有筆力寫其怨端之所以與良心之所以回皆可
見始言亟請於武公亟之一字母子之相仇疾病源在
此後面言姜氏欲之焉避害此全無母子之心蓋莊公
才畧儘高叔段已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而莊
公之心愈緩待叔段先發而後應之前面命西鄙北鄙
貳於己與收貳爲己邑莊公都不管且只是放他去到
後來罪惡貫盈乃遽絕之略不假借命子封帥師伐京
段奔鄆公又親帥師伐鄆於其未發待之甚緩於其已
發追之甚急公之於段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

敵不及拒者也。然莊公此等計術，施於敵國，則為巧。施於骨肉，則為忍。此左氏鋪叙好處，以十分筆力寫十分人情。

叙秦晉相失本末

僖十五年。晉侯之人也。秦穆姬屬賈君焉。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

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誅

無裔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

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平等。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

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

與。晉饑，秦輸之粟。在十年。秦饑，晉閉之糴。在十年。故秦伯伐

晉。按此十數句如大具獄然，真名筆也。

叙晉重耳出亡本末

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

事在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

祿。猶恃也。於是乎得人。以祿致衆。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報校。

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衰趙風弟。顓頊、魏武子。

武子。司空季子。晉臣曰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狄人伐

廩咎如。廩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

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盾趙宣子。將

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

十五年矣。又如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請待子。不復成嫁。

處狄十二年而行。

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

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

犯曰。天賜也。

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賜。

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

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

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

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

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醒。以戈逐子犯。

無去志。故怒。

及曹。曹其公聞其駢脅。欲觀其

裸。浴。薄而觀之。

薄。迫也。駢。脅。合。幹。

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

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

若遂以。為傅相。

夫子必反其國。反。

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

子盍蚤自貳焉。

自貳自別異於曹

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

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

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

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

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

犬戎狐姬之離外之患。出奔。

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

從之三也。

國語。狐偃。趙衰。賈陀。三人皆卿才。

晉鄭同儕。

儕等也。

其過子弟。

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

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

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子圉諡懷公。故號為懷嬴。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潏也。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

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叙晉文始霸

僖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

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

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

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

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求多。明徵其辭。重言。公曰。

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

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

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

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

叙晉楚城濮之戰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

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郤穀

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

胥臣。司空季子。晉侯齊侯盟於斂孟。斂孟。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

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

於襄牛。襄牛。衛地。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楚人救

魯欲與楚。故戍衛。

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召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謂楚人

曰不卒戍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晉侯圍曹門焉多死

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與衆

也舍墓爲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兇恐懼聲爲其所得者

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

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

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殮

璧之魏犢顓頤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藝

僖負羈氏魏犢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

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乃舍之。殺顛頡。

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

告急。門尹般。宋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絕。告楚不許。

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

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爲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

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

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說。執曹伯。分

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

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

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

除其害。除惠懷

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

無求過分。軍志兵書。

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

晉之謂矣。

謂今與晉遇。當用此三志。

子玉使伯棼請戰。

伯棼子越椒也。鬪伯比之。

孫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聞。執讒慝之口。

間執猶塞也。讒慝若薦賈。

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

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

六卒實從之。

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

楚武王之祖父。墓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

子玉使宛

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

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

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

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於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爲報。背惠食言。以亢其讐。亢猶當也。讐謂楚也。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